

美国妇女健康运动 的 起因与发展

● 王 政

妇女健康运动是美国当代妇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萌发,在争取堕胎权运动中成长,并于70年代中叶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社会力量,为改善美国妇女的医疗健康状况作出了贡献。

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的缘起

1. 美国医学权威的诞生和60年代对医疗制度的批判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业化、城市化中出现了职业化的新中产阶级。这个靠着科学知识、专业技能取得新权威的中产阶级,以自己的价值观改造美国社会。他们在提高专业水平的名义下关闭了不少医学院(包括女子医学院),排斥了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学生(包括女学生),建立起一套充满清规戒律、费用昂贵的医疗制度,医生从此变成享有颇高社会地位和威望的职业,成了制定行为规范的社会权威之一。

在60年代反权威的社会思潮中,医学权威也受到挑战:各界人士认为美国医疗制度面临危机,它剥夺了穷人接受医疗服务的权利,损害了病人的自主权,只管医疗不管预防,迷信所谓的科学技术先进设备,忽视对民间医疗方法的研究推广,把人当做机器对待,等等。60年代末,妇女解放运动兴起后,妇女对医疗制度的种种弊端有了新的批判角度,妇女健康运动便产生于对医疗制度的批判与女性主义理论的结合中。

2. 女性主义的“提高觉悟”与“个人政治”

妇女解放运动中,妇女自发开展“提高觉悟”活动。“提高觉悟”、“诉苦”这些词语,来源于美国作家寒丁描述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著作《翻身》,美国妇女赋予这些词汇新的概念。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觉悟——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认识,而是妇女对父权制在各种政治、经济制度中作用影响的认识。“提高觉悟”意味着要求妇女对以往不加注意的性别歧视现象敏感起来。此外,“觉悟”和“意识”在英文中为同一词,consciousness。女性主义使用该词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背景。根据弗氏理论,人的痛苦经历或不能正视的体验,通过自我压

抑进入无意识层次,隐藏在意识层次之下。女性主义的“提高意识”,就是要通过妇女倾诉个人经历,打开她们长期压抑的无意识层次,使妇女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从属地位和受压迫处境,并分析社会和家庭怎样一步步把自己塑造成这样一个甘于接受这种处境的女性。^①

在这一活动中,女性主义者发展了“个人的政治”理论。西方社会中,家庭和社会公私领域分离的观念根深蒂固,传统的理论把家庭和个人生活划归私人领域,因此不属政治范畴。而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理论是大男子主义的产物,妇女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所体验的心理压迫说明,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渗透在私人领域,这就是政治。她们明确地向公私分离的传统观念挑战,为开创一个以传统私人领域为斗争中心的政治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②。“个人的政治”这一概念在妇女运动中的实践意义是:鼓励妇女提出一切与她们的生活有关的问题,并允许她们依照自己的见解去解决她们自己认为最紧迫、关键的问题,这使妇女们在思想和行动上获得自由。在这一前提下,政治、经济、家庭背景各不相同的妇女,才有可能汇聚在妇女运动的大旗下,理直气壮地开展多姿多彩的活动和斗争。“个人的政治”的概念同“提高觉悟小组”的活动方式结合,推动了当代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美国的医疗制度与妇女的关系遂成为运动中的一个热点。

3. 女性主义对性别角色的批判

女性主义认为,性别角色和有关性别角色的一整套观念,是社会置妇女于父权统治的一种手段。为性别角色提供所谓“科学依据”的19世纪的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是性别角色形成的关键人物。20世纪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更以性别角色为行为准则,任何有违性别角色规范的女性都被诊断为“变态”或“疯狂”。因此,女性主义者把心理治疗看作社会压迫妇女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心理治疗的权力关系的批判,不久便扩展到对整个医学界的批判。

4. 争取堕胎权

19世纪末,在美国医学协会敦促下,各州纷纷通过法案,禁止堕胎。当代妇女运动中,争取堕胎权成为中心议题。妇女必须获得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成为各阶层妇女的共识。她们一致同意妇女必须控制自己的生育。“一个妇女若没有限制自己生育的全部能力,那她的其它‘自由’只是一种被挑逗起来却又不能实行的嘲弄。有了这能力,其它自由就不可能长久地被剥夺”^③。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堕胎合法。妇女的堕胎经历使她们看到美国医疗制度的弊病:不受限制地从病人身上牟取暴利;堕胎手术供不应求;医院对公众健康不关痛痒,不负责任;富人和穷人两个阶层的医疗制度并存;男子在医学界的统治等等。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医生在美国变成了男性职业,直到20世纪70年代,全国93%的医生还是男性,97%的妇产科医生是男性。女性主义者强调是男性统治着这个百弊丛生的医疗制度,妇女在堕胎问题上经受的痛苦,显然是男性统治的医疗制度在压迫剥削她们,妇女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获得对医疗制度的控制权。为争取堕胎权努力奋斗过的妇女决心继续斗争,改造这个压迫剥削妇女的医疗制度。^④

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的内容

1. 传播医学知识,争取自主权

1969年春天,一个妇女讨论会在波士顿召开,几位与会妇女都发现自己经历过相似的与医生打交道的不快的遭遇和对医疗制度的愤慨。她们认为,问题的症结是医生对医学知识的垄断和医生对病人的虐待态度,而病人对医学的无知则增加了医生任意处置病人的权力。为了改

变医生那种“恩赐的家长式的”态度,这些妇女决定学习与妇女身体有关的知识,从而掌握对自己身体的主权。她们分头进行专题研究,写出了一本书,名为《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此书1971年出版后,立刻成为最畅销的保健手册,短短几年内多次再版。各地女性主义者纷纷仿效波士顿妇女的活动,组织起来专题探讨妇女健康问题。1971年3月,各地妇女800多人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第一届妇女健康大会,标志着妇女健康运动的诞生。

女性主义者认为,医学知识在医生手里转化为权力,妇女获取医学知识是打破医学垄断,向他们的权威地位挑战和取得参与权利的重要步骤。《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这一标题鲜明地宣布了妇女抛弃男性权威,掌握自己身体主权的意图。波士顿妇女在书中指出:“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走向世界的物质基础:对我们自身的无知,不确切,甚至更糟糕的——羞耻,造成了我们对我们的疏远,阻碍了我们成为本可以成为的完整的人。”为纠正这种现象,她们的著作对妇女提出新的认识,“以一种诚实的、人道的、有利的方式来思考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活。”^⑤

2. 批判医学界的性别歧视,动员妇女参与

参加妇女健康运动的女性主义者,把反对美国医疗制度看作是争取妇女解放的关键,不仅因为医疗制度控制着妇女的身体,还因为“医学科学在我们这个文化中一直是性别歧视思想的最强大的来源。”女性主义者率先开辟了一个新的批判角度,她们把医疗制度中的问题同性别歧视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把自己同医生的关系看作是性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医生的统治对她们来说是这个社会里男子统治的生动写照:医生垄断了关于妇女身体的知识,以他们不全面,甚至有错误的知识(如对妇女性欲的错误认识)来主宰妇女的身体,不允许她们对有关自己身体的问题发表意见,尤其是妇科男医生在妇女避孕、堕胎、节育或治疗妇女病等问题上的专横垄断态度,使妇女强烈感受到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女性主义者在各地医院搜集医生滥用职权的证据,公布于世,并在许多妇女报刊上载文剖析资本主义性别歧视的医疗制度对妇女的压迫,鼓励妇女为维护自身利益起来斗争。^⑥

3. 开展自助保健服务活动

除了传播医学知识,批判性别歧视的医学理论和揭露医学界弊端外,女性主义者创造了自助的医疗服务形式,对发展妇女健康运动产生重大意义。1971年4月,洛杉矶的一位名叫卡罗尔·道纳尔的妇女,在多次参加堕胎和妇女保健问题的小组讨论以后,决定用自己的身体让在场妇女获得必要知识,她把一个窥测器插入自己的阴道,请妇女们观察她的子宫颈。这个小组的妇女由此开始了相互的妇科检查活动,建立起女性主义妇女保健中心,妇女们在那儿进行自我检查和接受普通的妇科治疗。洛杉矶警察对该中心监视6个月后,于1972年9月20日搜查了该中心,没收了一切简易设施和病例卡,并逮捕了道纳尔。全国女性主义杂志对此案例大造舆论,呼吁广大妇女声援道纳尔。许多妇女组织和个人纷纷汇款募捐,为道纳尔请辩护律师,并发表文章支持道纳尔。一个多月以后,道纳尔被宣判无罪释放。道纳尔事件进一步动员了广大妇女投身于自助活动,短短几年里,自助小组、妇科免费医务所、妇女保健中心等女性主义志愿保健服务机构,遍布全国主要城市、地区和许多社区。对很多妇女来说,自助是个革命概念:妇女抛开了医生的控制,有了对自己身体的主权。而第一次自我检查的经历,则“有点象一个瞎子第一次看见东西”,“只消5分钟左右,你就会打破对医生的神秘感”^⑦。

妇女健康运动的积极分子,并不仅仅进行自我妇科检查,她们创办的妇女保健机构还治疗常见妇科疾病,传授避孕方法,提供廉价的接生、堕胎服务。自助活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向妇女提供便利的医疗服务,她们还办起了除保健机构外的符合自己心愿的其它机构,如,妇女避难所、托儿所、强奸预防中心等各种面向妇女的服务机构,满足妇女需要,缓解妇女痛苦。许多机

构不仅募集私人捐款,还申请各级政府拨款,到80年代已发展成美国社会体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女性主义自助保健性活动的目标,是打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平等的、民主的人际关系。随着妇女健康运动创立的妇女医务所和保健中心在全国铺开并逐步体制化。美国妇女,尤其是下层妇女的妇科保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与此同时,医学界也在服务态度和方式上有所改善,这就缓和了美国妇女与男性垄断的医学界之间的尖锐矛盾。妇女健康运动积极分子的活动,也由自发的、临时的、流动的转化为制度健全的日常工作。到80年代中叶,这项社会运动已趋向平缓,运动中培养的妇女保健队伍、创立的妇女保健机构、和出版的妇女保健书籍,则成为今日美国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维护美国妇女权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妇女健康运动的成果及对我们的启示

当代女性主义的重要概念——社会性别(gender)表明:从理论上区分生物性别(sex)和社会性别是可能的,生物性别指婴儿出生后从解剖学角度来证实的男性或女性,社会性别则是社会文化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特点,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社会性别是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男女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无所不在,最明显的是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今日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积极分子,运用社会性别概念,着重揭露美国社会中对女病人和妇科研究的忽视,剖析医疗卫生领域中男女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同时开展各项活动,争取州及联邦政府对妇女健康的拨款。比如,作为妇女健康积极分子的代表,女众议员帕特·希罗德(Pat Schroeder),不久前提出一项议案并获通过:凡是由联邦政府赞助的研究项目必须包括妇女,并且应拨专款进行妇女健康研究。

在妇女健康运动的冲击下,医学界也逐步向妇女开放,至1992年,全美国医科大学女学生占了36%,美国妇产科大学女生也从1978年的7%,上升到20%。但是,健康运动积极分子清醒地看到:改变医学界的性别比例,并不是事物的本质变化,关键要改造医学界传统的男性中心价值体系和一个以牟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医疗制度,她们的斗争尚未结束。^⑥

产生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妇女健康运动对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有什么启示呢?

1. 运用社会性别概念,可以清醒地看到我们周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小到财力有限的家庭中保证谁的营养,谁上学,大到国家资源往哪儿投放,无不反映出男女在资源占有与分配上的不平等。受传统文化影响,我们往往把女性无权利占有对自身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当成“东方女性”忍让、牺牲的美德来赞扬。在当今体制转型期强调妇女素质时,我们恐怕应着重考虑,如何改变一代又一代妇女被剥夺发展机会的社会现象。

2. 美国妇女的自助保健活动,反映出她们的群体意识和自觉参与改变自身命运的斗争风貌,这对于正在失去大锅饭保护机制的中国妇女来说,是富有积极意义的榜样。“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3. 从自助活动到争取政府拨款及立法的各项活动,是美国妇女在她们的国情中寻找到的有效参与途径。在转型期妇女问题大量涌现的今天,我们也需要广泛发动妇女大众,寻找解决各类问题的多种途径。

4. 美国妇女对资本主义医疗制度种种弊端的批判值得我们深思。在我国医疗制度改革中,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把西方社会已证明行之有害的东西,作为我们的楷模去盲目追

求。要防止把西方妇女不懈追求欲要建立的,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医疗制度中已经建立起的有益的东西轻易抛弃。

(责任编辑:刘伯红)

注释:

- ①赫斯特·爱森斯坦:《当代女性主义思想》 Herster Eisenstein:《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Boston,1984,PP35—36.
- ②卡洛尔·汉尼斯奇:“个人的政治” Carol Hanisch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in 《Notes from the Second Year》PP76—78.
- ③露西娜·西斯勒:“未竟事业:计划生育和妇女解放” Lucina Cisler:“Unfinished Business,Birth Control and Women’s Liberation”in 《Sisterhood is Powerful》PP274—275.
- ④玛丽斯卡恩顿与埃仁瑞奇合著:“走向社会主义医疗:妇女健康运动” Helen I Marieskind & Barbar Ehrenreich:“Toward Socialist Medicine:The Women’s Health Movement”in《Social Policy》,September/October,1975,Vol. 6 No. 2
参见爱伦·法兰克福:《阴道政治》 Ellen Frankfort,《Vaginal Politics》,New York,1973.
- ⑤波士顿妇女健康集体书社:《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 《Our Bodies, Ourselves》Boston Women’s Health Book Collective,New York,1973.到1992年,此书已出第9版,从初版100多页增加到600多页,成为美国妇女保健百科全书。
- ⑥埃仁瑞奇与英格列希合著:《为了她好》 Barbara Ehrenreich & Deirdre English:《For Her Own Good》,Garden City Anchor Press,1979.
- ⑦雪瑞·鲁扎克:《妇女健康运动》 Shergl Burt Ruzek,《The Women’s Health Movement》,New York,1979,PP53—58.
- ⑧艾伯登与内斯别特合著:《妇女洪流》 Patricia Aburdene & John Naisbitt:《Megatrends for Women》,New York,1992,PP128—164.

山东开展“锦香杯”妇女问题建议大奖赛

为配合《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贯彻实施,迎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95年在北京召开,研究探讨市场经济与妇女解放这一时代课题,山东省于1993年9月至1994年3月在全省开展了“锦香杯”妇女问题建议大奖赛。这项活动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妇联、山东社会科学院、大众日报社、省广播电视厅联合举办。该赛组委会发出联合《通知》,号召全省18岁以上男女城乡公民积极参赛,针对现阶段走向市场经济中的一切妇女问题,包括妇女就业、妇女受教育、妇女社会参与、生育保健、妇女社会保障、妇女犯罪、婚姻家庭、妇女工作等方面,出谋划策,提出建议。青岛等8个市地也分别发出开展大奖赛活动的通知。开展这项活动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理论研究工作必须要密切联系实际,贴近现实,在实际工作的推动中,得到生存和发展。开展“锦香杯”妇女问题建议大奖赛这类活动,是有助于妇女理论研究植根于当代现实生活。妇女问题建议大奖赛是一次全社会关心妇女进步发展,促进男女平等的群众性活动,是一次大型社会调研活动,通过对来稿进行分析整理,就能看出当前走向市场经济中,妇女的热点问题。

二、妇女理论研究要紧密结合社会宣传,使研究成果尽快发挥社会效益。妇女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科学地指导妇女运动实践。“锦香杯”妇女问题建议大奖赛这一活动有省及十六个市地报纸、电视台参与报道,有助于发动全社会关注妇女投身改革,参与发展,使各界人士,特别是理论工作者的有关市场经济中妇女问题的对策研究成果,通过新闻媒介很快地传播开来,影响和指导现实生活。还有利于其对策研究成果进入领导决策。

三、妇女理论研究要走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借水行舟的路子。设“锦香”杯,由山东省滨州锦香实业总公司赞助。

四、妇女理论研究工作也有一个扩大影响,提高社会知名度的问题。当代社会任何工作都应具有开放的社会工作体系,妇女理论研究工作也应如此。

山东省妇联妇女研究中心